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的阈界性

刘玉红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阈界指一种既在此也在彼、既非此也非彼的空间存在, 具有中间地带、过渡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诱惑力等基本特征。美国南方作家麦卡勒斯的个人生活、对故乡的情感和创作的环境都有明显的阈界特征, 这使得她的小说在刻画孤独和“精神隔绝”的同时没有陷入绝望之中, 而是塑造出更为人性化的人物形象, 也拥有更为广阔的解读空间。

关键词: 卡森·麦卡勒斯; 小说; 阈界; 美国南方

A Threshold Study of Carson McCullers's Fiction

LIU Yuhong

Abstract: A threshold refers to an in-between space which is both here and there as well 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resholds are marked with features of the intermediate, the indeterminate, the transitory, and lure/risk. Carson McCullers's personal life, her contradictory feeling of her hometown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ilieu of her time were all infused with thresholding connotations, by which she did not fall into hopeless despair while depicting loneliness and “spiritual isolation” in her fiction. Instead, thresholds may help create more humanistic characters and open larger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arson McCullers; fiction; thresholds; American South

0. 引言

一生为病痛所困的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写尽孤独, 她在《双重天使》一诗中中断言“地球成了孤儿, 原子是罪魁祸首, 每个人都孤单”(卡森, 2012: 220)。她两次提到“精神隔绝”或“精神上的隔离”是她文学创作的主题^①, 这对评论具有强大的引导性, “此后, ‘精神隔绝’便往往作为关键词频频出现在麦卡勒斯评论中”(林斌, 2005: 159)。然而, 如果我们进一步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认知女性主义视域下美国南方女作家的社会焦虑研究”(19BWW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玉红, 女,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和认知诗学研究。

细究，就会发现她笔下的很多人物并非陷入绝对的孤独和隔绝，而常常处于一种孤而不独、隔而不绝的中间状态，换言之，他们在与外界生生不息的互动中品味孤独，同时努力超越孤独，摆脱隔绝。如果我们关注这样的中间状态，即阈界，或许能拓展对麦卡勒斯及其小说创作的理解。

1. 阈界概述

20世纪下半叶，“空间转向”拓展了人们对身份、性别、文化对话、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众多领域的深度思考，对文化和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有一类空间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过渡性空间（transitive space, liminal space）或叫阈界（thresholds）、阈限（liminality）。

最早关注“阈界”的并非在文学领域，而是在人类学领域。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杰纳（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的《通过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 1909）一书可能是现代阈界研究的发端之作。“通过”指人在成长过程中，借助“仪式”来标识进入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生活阶段。“通过仪式”可分为分离阶段、边缘（或阈限）阶段、聚合阶段。苏格兰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 1920—1983）大大推进了这一研究（Rozelle, 2010: 443），表现之一是发展了“阈限”这个术语。他在《仪式过程》（*The Ritual Process*, 1969）一书中指出，阈限现象很常见，在所有的社会及宗教现象、时间的反结构、艺术中都有它的身影。在阈限阶段，“仪式主体[通过者（passenger）或阈限者（liminar）]的状态变得模糊不清，既在此又非在此，处于所有固定类别的中间地带。他穿过一个象征性地域，这个地域没有或几乎没有他之前的状态和未来状态的特征”（Turner, 1974: 232）。

特纳点出了阈限阶段的重要特征，给了文学和文化研究很多启发，2013年出版的《思考阈界：过渡空间的诗学》（*Thinking on Thresholds: The Poetics of Transitive Spaces*, 2013；以下简称《思考阈界》）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成果。这部论文集的副标题解释了主标题：阈界即过渡空间，这些论文思考的是这类空间的诗学意义。主编苏巴·穆克赫吉（Subha Mukherji）在导言中归纳了阈界的特征：犹疑性（the uncertain）、不确定性（the indeterminate）和过渡性（the transitory）（2013: xvii）。接下来，他又提出阈界的另一特征，即不安全感/诱惑性，这二者存在着反向的依存和依赖关系。不难看出，穆克赫吉对阈界虽有生动的描述，但仍缺乏清晰的界定，因为犹疑性和不确定性几乎是一样的。基于阈界的原始义和穆克赫吉的描述，我们可以更有条理地总结出阈界的基本特征：中间地带、过渡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诱惑力。在这4个特征中，前两者是客观的，后两者是主观的；在两个客观性特征中，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在两个主观性特征中，前者和后者为因果关系，前为因，后为果。

《思考阈界》收入的14篇论文涉及小说、诗歌、电影、建筑、绘画多个领域，归为4大部分，这4大部分形成了阈界认知研究的4个主要话题。其一，物理阈界，如建筑和家居的门、窗、门槛等。其二，自我—世界阈界。这样的阈限既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有时和领土边界重叠，有时和语言界面交合。其三，身体阈界。身体是一个可渗透的感知地带，即物质和心灵、清醒和睡眠、现世和鬼魂之间的阈界。其四，感官活动阈界。阅读、写作、游戏和听觉等活动的过程就是跨越阈界的过程，这样的跨越有意识地抹去了已然存在的边界。这些话题为研究阈界指出了相对清晰的大方向。

穆克赫吉在导言结尾处坦言，“这里的论文所展示的是正在进行的思考，而非定论”（2013, xxvii）。的确，《思考阈界》尽管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同时为文学和文化的阈界研究指出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不可否认，它以案例研究为主，对阈界研究没有进行系统化梳理，四大话题同时跨越了文学和文化两个领域，不能等于阈界的分类。笔者受到四个话题的启发，提出文学中的阈界可分为四大类：景阈界、物阈界、人阈界和文本阈界。景阈界指介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风景，如城郊的树林、城市的公园、家居的花园等。物阈界最为常见，家居、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物什都会在特定的语境中成为阈界。人阈界多指身心处于中间地带或过渡阶段的人物，有时也指作者，包括人身处的生活环境，也指回忆、幻想、半醒半睡之间的心理状态。文本阈界大致有两类，一是体裁阈界，指杂糅多种体裁的文学文本，如经常模糊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的后现代小说。二是内容阈界，如哥特小说喜欢探索阈界，如生与死之间，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清醒与做梦之间，理性与疯狂之间，善与恶之间，因而成为一种代表性阈界文本（Burkholder-Mosco, 2005）。

2. 麦卡勒斯小说的阈界

国内外对麦卡勒斯小说的阈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身上，尤其是成长中的少女形象，例如，《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淇和《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的共同特点是个子很高，身形和打扮像个假小子。这意味着她们既处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阈界中，又处于男性和女性认同的阈界中。她们处于阈界中这一事实意味着她们是“非固定的”，在不断成长变化中，抵制各种束缚，将呈现新的形态（Gleeson-White, 2001: 110）。

其他人物也有处于阈界地位的，如《婚礼的成员》中弗家的黑人厨娘贝丽尼斯的弟弟霍尼·布朗是弗兰淇的另一个自我（double），他“处于一个阈界地位，一会儿敏感而智慧，一会儿粗野而具有破坏性，……他是黑人，可又像是外国人”（Young, 2014: 47）。《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咖啡馆老板比夫被妻子压制，其传统的性别角色发生错位，他感到“自己被吊在两个世界里，被吊在尖酸的嘲讽

和信仰之间”（朱振武、王岩，2009: 204）。

这些研究挖掘出文本的动态内涵，富有启发意义，可惜数量很少，涉及的闾界种类有限，也很少使用“闾界”这一提法。基于此，本文将补充麦卡勒斯小说中的窗闾界，对人闾界也作一定的拓展。

2.1 “窗” 闾界

在日常生活中，窗这一物闾界最重要的作用是“看”，往外看或往里看。在文学作品中，主题和语境引生出窗的不同功能。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中，大致有3类“窗”：偷窥之窗、应情之窗和阻碍之窗。

2.1.1 偷窥之窗

在长篇小说《金色眼睛的映像》中，无论是主题构建还是叙事的起转承合，“偷窥之窗”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情节。彭德顿太太和丈夫彭德顿上尉吵架，在客厅脱光衣服，上楼时被叫来帮长官干活的二等兵威廉斯无意看到。此后，威廉斯数次在窗外偷窥，而后入室去看睡中的彭德顿太太，最后被上尉发现，开枪打死。

开篇没多久，威廉斯就有了第一次偷窥，偷看长官及其家属在客厅里打牌，“桌边的这四个人其实并不孤单。深秋夜色下，有个人站在窗外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清冷的秋夜，淡淡的松树清香更增添了浓浓的寒意。附近的林中秋风瑟瑟，天上寒星闪烁。此人离窗户很近，他呼出的水气在冰冷的窗玻璃上形成了一层哈气”（卡森，2014: 14）。室里打牌人是一个团体、一个阶层，与窗外士兵的孤独身影形成鲜明的对比。“清冷的秋夜”“浓浓的寒意”“秋风瑟瑟”和“冰冷的窗玻璃”强烈暗示人的孤独和故事的悲剧结局。

偷窥的焦点一般是偷窥者，多为由内往外看，有时也会由外往里看，且对被偷窥者产生影响。在《伤心的咖啡馆之歌》中，爱密利亚的前夫马文·马西被她赶出家门后，成了罪犯，出狱后回来报仇，“他先到纺织厂，把胳膊肘懒洋洋地支在窗台上往里张望。像所有天生的懒鬼一样，他喜欢看人们辛辛苦苦地工作。纺织厂顿时像瘫痪似的乱了套”（卡森，2014: 49）。马文这懒洋洋的偷窥彰显的却是巨大的入侵力。工人们夸张的反应有点童话故事的味道，这暗示坐过牢的马文代表恶人形象直接对抗代表小镇秩序的爱密利亚，并获得成功。虽然这一描述只是一笔带过，却是把马文与爱密利亚的对决从个人寻仇提升到观念的对抗、时代的对抗。

2.1.2 应情之窗

这里的“情”指心情、心态、情状。人物多半是往窗外看，着重观者的视角，窗外景物呼应和暗示观者即时的心情。

在《伤心的咖啡馆之歌》中，窗出现得不多，但位置重要，功能显要。小说用倒叙手法，一开始就写到窗。爱密利亚家的房子是全镇最大的，但门窗都钉上

了木板，和这个小镇一样沉闷，“然而，在二楼上有一扇窗子并没有钉木板；有时候，在下午热得最让人受不了的时分，会有一只手伸出来慢腾腾地打开百叶窗，会有一张脸探出来俯视小镇……那张脸在窗口停留一个钟点左右，百叶窗又重新关上，整条大街又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卡森，2017: 3-4）。在这里，窗同时起着联通和阻碍的作用。通过窗，外人看到被马文和李蒙打败后的爱密利亚，但窗内和窗外没有真正的交流。爱密利亚小姐在遭受重创之后，和这个世界的交流仅限于窗口的一瞥，但“俯视”暗示爱密利亚之前在小镇的中心地位，而窗子的一开一关概括了她命运的剧变，由此，开篇之窗总结了小说的所有内在之意，因其在篇首，又制造了悬念，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

在《婚礼的成员》中，两次飞蛾扑窗同样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窗户上有飞蛾——灰绿色的、黄色的蛾子，在窗口拍打着，舒展翅膀……弗兰淇看着柔弱的飞蛾扑闪翅膀抵在纱窗上。这些飞蛾每晚迎着她桌上的灯光而来。它们从八月的夜色中飞出，鼓翼紧贴在窗外”（卡森，2017: 14）。弗兰淇的表弟、六岁的约翰·亨利说，“它们想进来”（卡森，2017: 14）。亨利童言无忌，却点出了扑窗蛾子暗示弗兰淇渴望摆脱孤独。八月的一个傍晚，弗兰淇和贝丽尼斯、亨利一起在厨房的黑暗中哭起来，哭完后亮灯，弗兰淇的父亲回来了，这时，“飞蛾已经附在窗上，翅膀平贴着纱窗”（卡森，2017: 131）。飞蛾依然进不了家，但相比上一次的扑窗，其象征意义有所拓展，它不但暗示弗兰淇依然找不到爱和归属感，而且暗示贝丽尼斯为自己的黑人身份和约翰·亨利为自己的孤独而悲伤，从而有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内涵。

2.1.3 阻碍之窗

窗子具有矛盾的双重功能：连接和阻碍或排斥（Beer, 2013: 3）。窗子的透明使得屋里和屋外可以有交流，但窗的高度和它的玻璃同时也会阻碍交流。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辛格的挚友安东尼帕罗斯被送到精神病院，他十分想念他，忍不住回去看他们一起住过的房子，“辛格站在马路上，面对着他的安东尼帕罗斯曾经住过的那幢房子……他的眼睛紧盯着二楼右侧的一扇窗户”（卡森，2017: 195）。房子已有了新主人，一扇窗子隔出两个世界，也隔出了过去和现在，因而强化了观者的孤独感。

在《婚礼的成员》中，弗洁丝敏（弗兰淇）在自家窗前看到四个打扮漂亮的女孩走过后院，“弗洁丝敏泥塑般站在窗前……弗洁丝敏一动不动”（卡森，2017: 102）。她希望她们能叫上她，但她们没有。窗里和窗外没有任何交流，窗子的阻碍同样强化了弗兰淇的孤独感。故事结尾，窗子又出现两次。这时的弗兰淇十三岁，有了新朋友玛丽·利特约翰，她正等着玛丽到家里来，“弗兰西丝（弗兰淇）走到窗边。今天早上有霜冻，萎黄的草叶和邻居家的屋顶都镀了一层银，连生锈一般的葡萄架上寥寥几片叶子也不例外……弗兰西丝回到窗前。五点钟就

快到了，天空已敛去那片红霞，地平线上最后一抹清清冷冷的天光正被收回。夜，说来就来，冬天就是这样。”（卡森，2017: 171, 173）有人认为这个结尾说明两次改名的弗兰淇最终走出了成长困惑（王盛梅，2017: 52-53）。这一观点不但忽略了下文提到的改名并不一定意味着弗兰淇真正获得成长，而且也忽略了此时窗内人和窗外景的反差：霜冻降临，冬日肃杀，弗兰淇却欢欣无比。这种情与景的错位暗示对弗兰淇而言，孤独感消失，眼下充满幸福，但未来尚不明确，一切都在悬置之中。这种隐含的悬而未决营造了一个开放性结尾，使得长篇小说有了短篇小说令人回味的魅力。

2.2 “人” 阈界

麦卡勒斯笔下有不少阈界性人物，如处于男性和女性特征之间的爱密利亚，处于有家和没家之间的约翰·费里斯（短篇小说《旅居者》），对妻子既爱又恨的马丁·麦道斯（短篇小说《家庭困境》），处于异性婚姻和同性恋情结之间的彭德顿上尉，等等。正在成长中的假小子少女则是阈界性人物中的典型，下面以《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淇为例，从情节设计上进行读解。

首先，故事一开始，弗兰淇就处于阈界地位。“这个夏天，弗兰淇已经离群很久。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这世上无所归附。弗兰淇成了一个孤魂野鬼，惶惶然在门与门之间游荡。”（卡森，2017: 3）弗兰淇非常孤独，同时她并不孤独，她一直拥有“三人帮”这个“共同体（*communitas*）”，虽然亨利年纪太小，无法理解她的内心需求，贝丽尼斯因阶层之隔，也无法成为她真正的朋友，但作者刻意将故事大部分设为“厨房对话”，表明一方面，弗兰淇讨厌这个“丑怪的”厨房，它“就像疯人院里的房间”（卡森，2017: 6），另一方面，它又是她倾诉心声、与人交流的地方，是她的家。可以说，厨房的两面性暗示了弗兰淇的阈界状态。

其次，弗兰淇的心态处于阈界状态。克里斯蒂娃指出，青春期是一段抛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边界和阈限状态变得格外重要（Kristeva, 1990: 8-23）。弗兰淇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没有完全达到和谐，因而被“罪犯”和“旅人”这两个类型撕扯着（Young, 2014: 81）。她一心想跟随新婚哥嫂去旅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以摆脱孤独。她穿上“淑女”的装头，模仿成人的语言，到处和大人谈起哥哥的婚礼和自己的旅行，结果把自己置于险境：一个当兵的误认为她是成人，要和她发生关系，她靠违背成人世界的规则（犯法）和使用暴力（咬舌头，用玻璃水罐砸他脑袋）才得以脱险。这一暴力行为暗示她得回到少年阶段（从商店偷了一把三折刀）才能保护自己，她仍处于少年和成年之间的阈界中。

最后，故事结尾强化了弗兰淇的阈界地位。如上分析，结尾处并没有说明弗兰淇是否成功跨过了阈界融入社会，因为她在窗里独自兴奋，而玛丽还没有现身，这位朋友是否能给她她需要的友情，不得而知，而她的“三人帮”已经分崩离析：

亨利死了，贝丽尼斯辞职。弗兰淇仍是孤独的，要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婚礼的成员》看似成长小说，实则不是正宗的成长小说。弗兰淇虽然两次改名，最后似乎有了新朋友，开始新生活，但在故事结尾，她对贝丽尼斯痛苦的冷漠，表明她没有脱离自我中心的有限视角，在人情世故和社会道义上没有真正成长起来。Proehl认为，这是《婚礼的成员》对感伤小说传统的偏离，小说因此有了社会批评的内涵，因为弗最终没有跨过种族的鸿沟（2015: 105）。另外，弗兰淇的两次改名是小说中显著的情节，但新名字并非暗示她从假小子成长为“正常”女性，虽然第二部分的“F. Jasmine”比第一部分的“Frankie”更女性化，但第三部分的“Frances”却是男女通用的名字，因此，小说结尾并没有真正赋予弗兰淇女性的身份，没有暗示她走向成熟（Seymour, 2009: 303）。

3. 阈界中的麦卡勒斯

阈界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她多写阈界，这和她大半辈子都生活在阈界——生与死之间的阈界、身体机能的停滞与创作激情迸发之间的阈界，孤独与社交之间的阈界——中是分不开的。

麦卡勒斯一生倍受病痛折磨，15岁患风湿热，之后3次中风，导致她在29岁时瘫痪，40年代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试图自杀。1953年，丈夫李维斯劝说麦卡勒斯与他一起自杀，但她成功逃走，李维斯则服用过量安眠药身亡。麦卡勒斯多活了14年，这充分说明，严重的病痛压抑不了生命的活力和求生的渴望，麦卡勒斯就在这样生与死的中间地带走完一生。

人们很难想象，像麦卡勒斯这样长年缠绵病榻的人居然可以成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30岁前就瘫痪在床，以后的10年里身体每况愈下，到40岁时，如果换了一般的人，早就死了（卡尔，2016: 14）。然而，她却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20部短篇小说、2个剧本、1部诗集，还有大量的散文，到1961年还出版长篇小说《没有指针的钟》，这是惊人的成就。可以说疾病在截然相反的两方面对麦卡勒斯产生了影响，一是写孤独、写畸零人；二是写人际交流，写苦苦挣扎和努力奋斗。这二者是并存的，也是解读麦氏作品应该同时关注的。

麦卡勒斯虽然一生多病，但大部分时间依然有着正常人的生活和社交活动。她经历了结婚、离婚、同居和再婚。她还拥有不少朋友，如威斯坦·休·奥登、本杰明·布里顿、杜鲁门·卡波特、田纳西·威廉斯、保罗·鲍尔斯等名人都是她的好友，虽然圈子不大，但有着真情厚谊，如她和田纳西在创作和生活上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她一再说自己孤独，这很可能因为她患病频率之高、病情之重在当时是罕见的，其痛苦、其感受当然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说她没有正常的生活。

麦卡勒斯的个人生活具有鲜明的阈界特点，她生活的环境也处于阈界中。她生在南方，青少年在南方度过，后到纽约生活和创作，直到病逝。她虽然不像福克纳那样创造出一个“约克纳帕塌法”，但她的作品同样染上浓重的故乡色彩，她在《创作笔录：开花的梦》一文中说：“我书中的背景，或许总是设置在南方，而南方永远都是我的故乡。”（卡森，2012: 206）美国“‘南方’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地理和政治因素，更强调历史、文化和经济的渊源”。南北战争“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旧南方随着战争‘死去’，但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顽固地‘存活’。‘死去’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南方，‘存活的’是文化的、心理的南方”（虞建华，2006: 103-104, 106）。麦卡勒斯的小创作主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是女性地位发生变化和南方固守淑女之道之间发生冲突的时代，是思想走向开放和种族隔离和性道德令人感到压抑之间发生冲突的时代”（Gleeson-White, 2003: 2）。这时的南方处于旧历史和新时代的撕扯中，成了她“爱恨交加的南方家乡”（Carr, 1975: 13），在她的作品中产生了“家和远方”强大的互动关系。

4. 结语

在麦卡勒斯笔下，孤独并非隐遁世外，而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畸零人也并非缺胳膊少腿，而是身处个体与社会的夹缝中。换言之，这样的“孤独”和“畸零”是既在此也在彼、既非此也非彼的阈界状态。麦卡勒斯善于描写阈界之物、阈界之人、阈界之状，根源于她大半辈子的生活和创作都处于阈界之中。同时关注作家和作品的阈界，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解读麦卡勒斯及其作品。

注释：

- ① 1957年，麦卡勒斯写道：“我想，我的中心主题是精神隔绝主题。当然，我总是感到孤独。”（Carr, 1987: 305）1959年，她在《创作笔录：开花的梦》一文中再次说道：“精神上的隔离，是我大部分创作的基本主题。我的第一本书与这个主题相关——几乎整本书都与此相关，并且，此后我所有的书也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此相关。”（卡森，2012: 200）

参考文献：

- [1] Beer, G. *Windows: Looking In, Looking Out, Breaking Through* [G]//Subha Mukherji(ed). *Thinking on Thresholds: The Poetics of Transitive Spaces*.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3.
- [2] Burkholder-Mosco, N. & C. Wendy. "Wondrous Material to Play on": Children as Sites of Gothic Liminality in *The Turn of the Screw*, *the Innocents*, and *the Others* [J].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2005 (2): 201.
- [3] Carr, V. S. *Carson McCullers* [G]// J. M. Flora, R. Bain(eds). *Fifty Southern Writers After 1900: A Bio-Bibliographical Source-book*. Westport: Greenwood, 1987.
- [4] Gleeson-White, S. Revisiting the Southern Grotesque: Mikhail Bakhtin and the Case of Carson McCullers [J].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2001(2).
- [5] Kristeva, J. *The Adolescent Novel* [G]//J. Fletcher, A. Benjamin(eds). *Abjection, Melancholia*,

- Love: the Work of Julia Kristeva*. London: Routledge, 1990.
- [6] McCullers, C. *The Flowering Dream: Notes on Writing* [G]//Margarita G. Smith (ed). *The Mortgaged Heart*. New York: Penguin, 1975.
- [7] Mukherji, S. *Thinking on Thresholds: The Poetics of Transitive Spaces* [G].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3.
- [8] Proehl, K. B. Tomboyism and Familial Belonging in Carson McCullers's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Queer Sentiments* [J]. *Jeunesse: Young People, Texts, Cultures*, 2015 (1).
- [9] Rozelle, L. Resurveying DeLillo's "White Space on Map": Liminality and Communitas in *Underworld* [J]. *Studies in the Novel*, 2010 (4): 443-452.
- [10] Seymour, N. Somatic Syntax: Replotting the Developmental Narrative in Carson McCullers's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J]. *Studies in the Novel*, 2009 (3): 293-313.
- [11] Turner, V. W.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M]. Ithaca: Cornell UP, 1974.
- [12] Young, A. North to the Future: Captivity and Escape in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J].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2014(1): 81-97.
- [13] 卡尔·弗吉尼亚·斯潘塞.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 [M]. 冯晓明,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14] 卡森·麦卡勒斯. 抵押出去的心 [M]. 文泽尔,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15] 卡森·麦卡勒斯. 婚礼的成员 [M]. 周玉军,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16] 卡森·麦卡勒斯. 金色眼睛的映像 [M]. 常晓梅,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17] 卡森·麦卡勒斯. 伤心咖啡馆之歌 [M]. 李文俊,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18] 卡森·麦卡勒斯. 心是孤独的猎手 [M]. 秦传安,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19] 林斌. 卡森·麦卡勒斯 20 世纪四十年代小说研究述评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2): 158-164.
- [20] 王盛梅.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女性成长主题的研究 [J]. *鄂州大学学报*, 2017(5): 51-53.
- [21] 虞建华. 历史与小说的异同: 现实的南方与福克纳的南方传奇 [A].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第五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103-118.
- [22] 朱振武, 王岩. 信仰危机下的孤独——《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主题解读 [A].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第十辑), 2009: 201-211.

责任编辑: 杜 坤